

「當代新道家」的鋪橋造路： 一條「道家型知識分子」的林中路

賴錫三*



每人深處一定都有屬己最獨特的心聲，那是一股活水自湧之清泉。一旦能自我挖掘、自然湧現，爾後人生河流必將源泉滾滾，盈科後進。我一直認為，學術課題的選擇、堅持、奮進，進而奔赴永未完成的辯證行旅，就是這股清泉的湧出、遊歷、終而匯流於汪洋大海之隱喻示現。可以說，人文學術正是一種自我發現、貞定、擴充的生命志業與天命旅程。

我個人內心最清澈的那股活水源頭，當是默然無言的自然宇宙。永遠記得小時最愛獨我一人夜臥屋頂，望向遙不見底的神秘星空，那不是寂寞，而是歸宿。小時亦曾夜睡海邊火堆，翌日清晨大地將醒之際與朝陽共興同起，那股沛然莫御的活力身體，記憶常新。整個童年的抒情歲月，都在蘭陽平原

*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


的藍天綠地裡野性過活。這或是我對道家思想的最初啟蒙，也注定我永難被傅科式的規訓給馴服。高中日子同學們愛到圖書館閱讀，我偏愛找塊稻浪滾滾的田間野讀，一邊朗讀一邊享受白雲野鶴。大學課餘的最愛仍是帶本課外書，單車逍遙尋訪鄉村野郊地過了一整午後的慵懶時光。這等習氣，死性難改。爾後任教大學時遇庸人庸事，糾纏難搞而傷身害神時刻，我也總是依靠森林閒步越走越平淡，點滴蒸餾凡塵垢染，以找回清新不昧之靈光。甚至當我曾迷戀彷彿若有光之「既真且幻」的宗教道路時，每當我心有疑慮、胸有橫議之時，我仍然只能在一方林中空地的沉澱裡，得到最無言、最平淡的真解脫。因此我很了解《霸王別姬》導演陳凱歌的心情，當年他在火紅熱毛的紅衛兵年代鬥過父親，最後是在下放到雲南一角的青山綠水中，被默然無言的自然給接納、淨化，才能再度肯認全體生命之無辜與可愛。換言之，自然才是浩然無言的真超越，它不譴責也不救贖，它不言不語且不分類高下地納受一切，讓膨脹扭曲的主體，逐漸默會出生命渺小卻莊嚴的自在之道，於是開出一夜靜美的自在芬芳。這便是我的「莊子靈光」之發蒙，「當代新道家」的初心，也是「道家型知識分子論」的一粒如來藏芥子米。

「當代新道家」這名相，悠悠迴盪我心，至今已近二十多年時光。這啟示性名相烙印靈台，占據情思，召喚行者走向人煙罕至的林中路。多年來被這名相力量牽引，彷彿思想的命運注定圍繞這符號圖騰而前行盤桓。用青春代換文字，用書寫撥尋路跡，終於走向一條人煙罕至的小徑。也許想像前頭會有落英繽紛之美，或許因痴情而偏愛一枝一葉，竟只能前行。既久，瞥見前頭若有光。復前行，一條布滿零亂蹤跡的花之細道，宛然有路。朝著「當代新道家」這一路標，我沿路鋪石造橋，希望走出幾條道之小徑：一、道的「超越」徑路；二、道的「美學」徑路；三、道的「語言」徑路；四、道的「批判」徑路；五、道的「倫理」徑路。（五條路徑的內容，參見〈《當代新道家》的古典新義〉，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，2014年9月，15卷4期）。關於「當代新道家」的思考緣起、發展脈絡、議題展開、路標徑路，其中如何鋪橋造路的細部勞動工程，大抵表現在底下書寫軌跡：《莊子靈光的當代詮釋》、《當代新道家：多音複調與視域融合》、《道家型的知識分子論：莊子的權力批判與文化更新》。而目前則嘗試從自然、氣化、身體的跨文化語境來描繪莊子的人文風景，也希望嘗試道家式倫理關懷的打開與重探。我期盼這些著作的陸續完成，可為「當代新道家」這條林中曲折小徑，鋪點磚石、造些橋段，讓它逐漸

成為可遊可行的人文風景。

少人走而無人來，自然不成道路。有人走而無來者，小路亦將荒蕪廢徑。每每見當代的儒、佛研究，人才濟濟、鴻儒碩學不斷，薪盡火傳景觀，讚嘆之餘亦不免憂心。因為儒、釋、道，本可相濟。倘若兩強一弱、前燬後涼，儒佛恐失最佳對話的差異諍友。我雖醉心於復活當代新道家的文化批判和文化更新，但儒學樹立價值、護持文化的任重道遠之宏偉博厚，卻長保疑情在心。我一路「當代新道家」之獨行蹤跡，總有儒佛人物與思想的隱形因緣在背後競逐推移，於是形成了我內在多元差異的主體化運動。除了儒釋道的可對話性，我更在意的是《莊子》和儒佛不可融合或不必融合的重要差異。並相信保留這些差異，不讓這些差異被儒佛給同一化，將可能引發永不止息的思想運動。自知學識有限、零件太拙，許多觀點的提出不免試驗性濃、裝置性強。批荊斬棘的冒險是否可行、足堪成徑？這都有待淘洗、錘鍊。如韋伯言，學術必然要被超越，這是學者宿命，也是學者該有的期待。我滿心祈請來日有大創造者，學養密實又設備精巧的有心人，繼續運斤成風、大刀闊斧地開疆闢土。

「人煙罕至」、「鋪橋造路」，這些修辭，道出了臺灣學者在中國哲學的研究社群分布上，儒、佛人才濟濟、花開五葉，而道家土壤相對少人耕耘的主觀心聲。近年來，我也觀察到臺灣學者漸漸對《莊子》產生了跨領域、跨文化的熱情，許多一流學者，優質人才，各以「橫看成嶺側成峰」的多元差異，投入《莊子》的當代詮釋。由衷喜悅、樂觀其成，我對《莊子》哲學饗宴的心情，如今已從空谷足音轉向時有知音的新年代。〈養生主〉有「薪盡火傳」之喻，我個人能力和條件有限，拋磚引玉，邀請現身與未現身的學界良才，一起為《莊子》這塊豐美沃土、生機無限的田園，耕耘出芳草鮮美、落英繽紛的思想花園。那將是一個足以滋育個人養生與文化養生的人間莊園，而非只是遠處方外之地的世外桃源。

對於中文學門的年輕研究者，我有底下幾點小心情，相互共勉：一是儘量找出最為屬己的意義化課題，一路小心護持這樣的學術初心。二是扣問古典文本對自己、對當代的意義化脈絡，莫忘今夕是何夕。三是跨域閱讀地吸收新知，不自我設限四面八方養分。四是系統性寫作，有本有源、層層推擴出自己的學術系譜。五是大方吸收引用學界前輩、同輩的優質觀點，一同進入互文性的良性人文創造，放下獨我創造之妄大幻像。六是將研究觀點設定



在學術社群的問題絡脈中，回應之、解決之、突破之。七是跳出中西文明對比、文本與理論二分的舊框架，嘗試從跨文化交織、話語流變的演化增生，批判解放與創造繼承古典世界的未來性。倘能如此，或許較有機會可能成為一門活的隱喻之人文學問。